

阿月的婚事

加龍

(一)

阿月縛好手袖（一種長長的手套，可以把整個手臂蓋住，用以遮陽光。）戴上笠仔，把幼弟阿滿背上，走向門口。

「阿母，我來去哩！」

「早些轉來煮飯呵。」

「好啲。」

「阿母，來去哩！」背上的阿滿也學着叫了一聲。

「快呀！阿姊，日頭高曬！」門外院子裏，三個弟弟等得不耐煩了，口口聲聲嚷着。

「來啦，來啦，阿月沒應了一聲，跨出門檻；真的太陽已高高在對面山頂上了。

天上沒有雲，看樣子又是個乾旱的大熱天。

「阿母，你莫下牀呵。有事等我轉來才做。」

母親病體已近痊癒，能下牀走動，但阿月放心不下，回頭又向屋裏叮嚀了一聲。

「阿姊！快呀！也不怕人家遲到，不等你啦！」讀五年級的阿松嘲着不高興地說。

「走，走，走，莫多講。」

阿松這才把鋤頭扛在肩上帶頭走去。跟着是三年生的阿坤，一年生的阿廣，阿月背着幼弟殿尾；大家步子輕快地走去。

三個讀書仔唱起歌來了。阿松擡頭晃腦，和着節拍用力踏步子，神氣十足；老二阿坤想學哥哥的模樣，上身左右搖擺，看來就像小丑在戲臺上做古董；阿廣祇顧伸長頸子拚命大叫，頸邊一條大筋粗粗地浮起來；背上的阿滿最高興，發出不成調的怪聲和着，並不往地上下蹿跳。

阿月覺得弟弟們太可愛了，不知不覺中嘴角泛起微笑。可是說不定不久就要和可愛的弟弟們離別了呢。唉，弟弟們都還這麼小，父母又年老了，我走後家裏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。想到這裏，笑意很快消失了，而且好像有什麼東西在刺痛眼睛，鼻尖也酸起來。

「阿火哥！」阿火哥！忽然傳來一陣弟弟們的叫喊聲。阿月抬起頭一看，阿火正攆着鋤頭向這邊走來。她趕快用頭壓了壓眼頭，裝出笑容。

「哦！你們唱歌真好聽。你們是好學生。」阿火當兵回來才不久，國語講得蠻漂亮。

阿火是上屋的年青小伙子，身材中等，但胸部肩部特別發達；隆起的筋肉，從那一領粗布短袖衫上也能清晰地看出來。看來使人疑心他肺裏不時都吸滿空氣，從來也沒有呼出過一般，活像一隻牛。他的臉、臂都是赭紅色，只有說話時露出來的牙齒看來特別白。

「阿火哥，你也做工啦？」阿月邊走邊問。

「是啊。」

「今天這麼慢才出門。」

「嚇，我早上去街上攬了一擔穀子回來哩！」

「哎呀，這麼早。」

「你今天又培蕃薯嗎？沒摘茶嗎？」

「茶摘完啦。」

「阿傳叔呢？」

「先去啦。」

兩人會話中沒有止步，說到此就互相擦過了。

「小朋友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「再見。」

阿松他們又唱起歌來。

阿月走了十來步，偷偷回頭來看一眼，沒想到和正在這時也回頭的阿火的眼光碰上了。阿月趕緊岔開視線；面上微微泛出一抹紅霞。

「她……她偷偷嘆了一口氣。」

阿月和阿火是從小一起長大的。他比她大三歲。兩家家境相像，從前都是貧窮的佃農；所不同的是阿火家的男丁大些而已。兩家從來過往很密，阿火和阿月感情也很投合。雖然誰也沒有提起過，但不僅雙方家人，連鄰近的人們都在暗地認定這兩小口子是天生的一對，終要做一堆的。這一點，阿月也很明白。可是如今呢？一切都要變成泡影了，她感到幻滅的悲哀。什麼都是命啊，前世就註定了的……阿月又微微嘆了一口氣。

「子備……開！」

忽然一聲清脆響亮的聲音，把阿月從沉思中喚醒了。抬頭一看，阿松向前急跑着，只見肩上的鋤頭猛搖擺；緊跟着是阿坤、阿廣兩人，拚命追趕，書包在背後飛躍。阿滿看見，不甘寂寞，在背上亂躍亂跳：「快，阿姊，快快！阿月無可如何地加快步子走去。

「冠軍！阿松領先跑到田邊了，回頭得意地豎起手指公，這才放下鋤頭。阿坤、阿廣也氣喘如牛，陸續跑到。

「阿姊，要去學校嗎？」

「阿姊，再見！」

「阿滿再見！」

三兄弟各各叫了一聲，揚揚手，併肩走去。

阿月來到田邊相思樹下，把阿滿放下來。

「阿滿啊，你要乖乖在這兒玩，不要走動，阿姊要做工哩！」

「好啦。」阿滿答了一聲，乖巧地在草上坐下來。阿月握起鋤頭，開始培蕃薯。

不一會兒，「叮叮，叮叮……」一陣腳踏車的鈴聲，在寧靜的空氣裏滾滾開來，一輛新的車子出現了。原來是廖先生上班經過此地。他是鎮上農業學校的先生。

「阿傳叔，你真打柄（努力）！」廖先生停車打了個招呼。

「哦，廖先生，你真早。」

「不早啦，阿月，你也打柄。」

「哪有。」阿月微微鞠了個躬。

「又是個大好天啊。」

「是啊，天公不幫忙，真糟！」

「糧食很困難吧。」

「沒法度。只好種一點蕃薯。」

「這也不錯呢！誰也不能小看蕃薯，假如管理得好，也不比水稻差多少。」

「這恐怕不容易吧。」

「不難，不難。比方肥一點來說吧。一般人都忽略基肥，只注重追肥，這就不對了。著要應該以基肥為主才是的。我在學校都是這樣教學生種。此外還要施一些磷肥和鉀肥，收穫都很可觀，而且品質都異常好。吃起來特別可口呢！」

「先生是專家，做起來當然不錯，可是我們窮農人，智識、資本什麼都談不上，只有照老法子啦！」

「阿傳叔，這樣想就不對了。誰都一樣，做一件事必須研究改進，精益求精才對的。我就常常對大家說。可是大家都不聽我的。」

「嗯……」

「在我們這些耕種土地帶來說，」廖先生看了看手錶又說：「第一必須注意土質改良。」

廖先生談起來就沒完，而且越談越有興趣。

阿月一面聽他一面點頭。他覺得他的話太深奧了。什麼缺乏鹽基，酸性反應，有幾肥瘦，她簡直摸不着頭腦。她也懷疑父親能聽懂多少。從前也幾次聽到他和父親談起耕作的事情，總是一大堆希哩古怪的字眼；就像聽紅毛人在高談闊論。但是不管怎樣，她相信廖先生的話一定正確的；因為那是在臺灣大學——那一所超過她想像所及的偉大學校學來的，還會有錯嗎？

聽着聽着，阿月忽然想起前些日子隔壁的阿庚嫂對她說的話：「阿月啊，你真是前世修來的好福氣。聽說廖先生要討你做媳婦哩。有錢，兒子又是讀過大學的先生，你要做先生活……」阿月當時面紅了大半邊。急得不知如何是好，只得喃喃地說：「我不敢想。」

他——廖先生年紀已二十八啦，一直還沒討妻。和他飽讀詩書的學識極相稱地，有一副智識青年的外表——身材瘦長，面色水潤有點蒼白，高挺的鼻梁上安放著眼鏡，四時都整潔的打扮。四年前大學畢業後，抱著經營農場，協助農民改善農業生產的偉大抱負，摒棄一切仕途回到家裏，真的就從家中田地劃出一部份，一手經營著新式的農場。然而他缺乏實際耕作的力氣和經驗，使用傭人，雖於一切隨心所欲；書上的智識到底不能全盤移到土地上去實用。因此之故，他辛苦經營的農場，成績一直不如理想。

兩年來，鄉裏的一所初級農業職業學校由於教員不敷，校長和多位鄉中人士硬請他出去當老師以後，農場一切都由長工處理；儘管他雄心勃勃，理想遠大，而成績却始終不能進步。

最近他為了覺得一位可靠的助手，物色起妻室來。他的條件是：必須富於農作經驗的年輕力壯，勤儉耐苦的女孩子；姿色只要不難看；學識只要國民學校以上，能看懂簡單的文字，能記簡單的帳簿就好。自然，阿月成為最有利的候補者之一。廖先生似乎也看中了她，好以以來就不止一次地差人說媒了。在阿月本人來說，她是寧願拒絕的，因為她總認為自己配不上，雖然十分合乎他的條件，但兩人之間一切都差得天地和地那麼遠。況且廖家又是個大家庭，老少總共六十多人。在這種大農家裏，婦人家的生活往往是最苦不過的；不僅工作辛勞，而且多人相處，難免傾軋。而且，主要的還是她每次想起廖先生，總要連帶想起阿火的。他們兩人相差固然大得很，可是如果容許阿月任意挑選的話，那麼她一定要選取阿火的。雖然苦些，又有一個鄉鄰保呢？她不時都這樣想。但是對於廖先生，她還是非常敬重的。總之，一句話：阿月對他只有尊敬。然而……

「阿月仔啊，發什麼呆？還不快做！」

父親略含怒意的聲音，把阿月的思想打斷了。她定神一看，廖先生早已不見了。

「唉……」她輕悄悄地嘆了一口氣。

阿月努力工作着，但總趕不上父親。

太陽漸漸升高，曬得她背上好像放了一隻火爐一般。父親赤膊的古銅色的肩，汗水匯成小河流，不斷地滴下；結實的筋肉，隨著雙手的運動而躍動着。

「阿滿，你真乖！好好在這裏玩着，不要走到日頭下。乖乖，沒乖阿爸會罵阿！」阿月培到這一端時，覺得獨自個兒坐着的阿滿怪可憐的，就放下鋤頭來到樹下向阿滿說：

「阿滿第一乖。」

她把臉貼着阿滿的臉，親熱而且慈愛。她舉折一枝樹枝給阿滿，又說：「阿姊要去哩，你用樹枝打蜻蜓。你一個人乖乖的玩阿。」

「好！阿姊。」阿滿覺得很高興，忙像地四下看着，看見有什麼小昆蟲就用力拍下去，並不時回頭看看，看見阿姊的背影就放心似地拍動樹枝。枝上葉子沙沙作響，因此他覺得很快活。可是不一會兒就厭了。他看到阿姊已到遠遠那邊去了。

「阿姊！」

阿滿沒有回答。

阿滿又叫了一聲，忽然哭起來了。

阿月看了他一眼，打算停手去看看。

「真管他，到那邊再來。」父親略為嚴厲的話阻止了她。不得已阿月嘆息着，自管自地繼續工作。

父親培到這端時，並沒停手，只投給阿滿短短一瞥，並說：「真哭！阿姊就來了。」以後又忙地揮動鋤頭。

阿滿沒有停哭，看到阿姊漸漸走近來了，反而哭得更響更有力量了。最後哭得把面孔都埋進草葉裏去了。阿月看了這情形，有些心疼起來，只得加倍用力培植些。

「怎麼哭？阿滿，羞羞羞，這麼愛哭。」阿月一面說一面走過來。

阿滿這才伸直上身，樂得又哭又笑，直伸雙手要抱。

「呀！這人抱嗎？阿姊滿身泥土和汗水，誰死了呢！」阿月說着抱起弟弟：「打到蜻蜓沒有？怎麼哭呢？阿姊又沒有走遠。」

阿滿止哭了。

「乖乖，不要再哭啦。下午阿姊煮一隻鴨蛋給阿滿吃。哭就不煮，乖乖阿！」

「快呀！阿月，日頭高曬！」父親又含怒地叫一聲。

「哎喲，阿爸罵啦。看，蜻蜓來啦。」

阿月用笠仔把蜻蜓捉住了；從笠仔上抽下一條線，一端縛住蜻蜓，另一端繫住樹枝上並把小枝和葉扯掉。阿滿接過來。蜻蜓飛來飛去繞圈子。

他笑了。

「還不來，快些。」

父親生氣了。阿月匆匆拍了拍屁股，又提起鋤頭。

（未完、下期續）

